



1919年4月初，周恩来来到位于日本京都近郊的岚山游览。此时，小雨霏霏，万物滋润，美丽的岚山，云山雾罩，小溪潺潺，流出泉水清如许。20岁的他英姿勃发，潇洒倜傥，怀着救国图强的强烈意愿，东渡扶桑，寻求科学知识、先进发展理念和民主思想。但是，他的留学之路却异常艰辛，在两次到日本、两次入学考试未果的情况下，决定放弃在日本的求学。回国之前，周恩来约了同在日本求学的天津南开学校的同学，到岚山观景赏春。

2018年9月1日傍晚，我慕名来到岚山，拜谒建在岚山之上的周恩来总理诗碑。天正趋暗，深秋的岚山，渐入青色，蒙蒙细雨不时飘在脸上。在指示牌并不明显的山路上，我一直注视着前方，寻找那块刻有周恩来诗句的碑石。

时光，周而复始，已经穿越了99年之多。

上世纪初始，大清王朝在风雨飘摇中走向终点，积弱积贫的中华民族开始向欧美及近邻日本寻求发展之道、生存之路、复兴之门。因为历史原因，当今的很多中国人对于当年诸多仁人志士东渡扶桑、寻救国图存思想与方法不甚理解。但是，当时的历史状况就是这样。自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效仿西方，将近代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运用到本国的发展进程中，一举成为当时东亚最发达和先进的地区，令有志的中国人眼前一亮，认为原先在各方面都次于我们的日本人能够在西力东来的欧洲文明影响下迅速发展起来，值得借鉴。特别是1895年的中日甲午海战和1904年的日俄战争，都以日本军队获胜而结束，惊醒无数中国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大批有为青年开始关注隔海相望的东邻，纷纷渡海求学取经。那个时期到日本留学，后来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赫赫有名人物的数不胜数，包括周恩来、蒋介石、鲁迅、李大钊、陈独秀、郭沫若、汪精卫、张闻天、何应钦、聂耳、廖仲恺、廖承志、秋瑾、郁达夫、周作人等等。令人意想不到的，国学大师王国维、陈寅恪也是留日海归人士，王国维在东京物理学校留学，陈寅恪在巢鸭弘文学院。这些名人到日本学的多数不是他们后来所从事的专业，郭沫若、鲁迅、郁达夫学的是医，王国维居然学的是物理，有点颠覆人们的认知。据说，王国维在日本只学习了半年多的时间，后因病辍学回国。试想如果不是因病辍学，王国维真的这么学习下去，他能成为与他后来在国学研究方面一样辉煌的物理学家吗？历史总是如此具有不可预测的戏剧性。也包括郭沫若、鲁迅和郁达夫，如果继续学医，当然能够悬壶济世，救民于病患之中，但对中国的文学和社会科学界来说，却是损失巨大，只是不好说孰重孰轻。

革命者往往都是诗人，至少在其骨子里生长着诗人的气质。周恩来在投身革命以前，曾经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文学青年，对古诗词的研究和写作颇有心得。我们熟悉的诗词有：“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读来不仅诗意十足，还透着一种英雄主义气概。此诗是周恩来留学日本之前写的，与他当时一心为报国寻找路径、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心境密切相关，荡气回肠，汹涌澎湃。但是，到日本以后的留学生活似乎并不顺畅。周恩来第一个报考的是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考试之前要先到东京神田东亚预备学校补习日语，日语过关了才能正式参加入学考试。经过半年的日语补习，周恩来与一同报考师范学校的十几位中国留学生参加考试，遗憾的是未过录取线。几个月后，

周恩来再次发力，参加东京第一高等师范学校的录取考试，还是未果。周恩来选择回国休整，于是取道朝鲜半岛到达天津。但这又不是周恩来的性格。经过深思熟虑，一个月后，他再次登上去往日本的邮轮，又一次踏上日本的国土。

第一次到日本，周恩来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考试入学。再次到日本，他调整了自己的目的和方向，能考学就考学，考学无果就考察日本的科学发展路径，积极参加在日中国留学生的活动。到了1919年春，周恩来的认识已经发生很大转变，救国图存成为他的思想主导。他毅然决定回国，不再隔空喊话，直接投身到爱国运动中。因为回国的邮轮是从神户港启航，周恩来先行来到离神户港较近的京都小住等船。其间，他两次来到岚山，并在回国前夕写下了《雨中岚山》。

岚山很美，顺着河川，循着山道，走过一些极具日本特点的别墅小屋，眼前，就是著名的“周恩来总理诗碑”。在登山路的拐角处小广场，一块石碑立于广场中央，旁边有一个日式木质四角亭。我肃然起敬，走到诗碑的正面，观瞻上面镌刻着的由廖承志书写的周恩来《雨中岚山》，轻声吟出：

雨中二次游岚山
两岸苍松
夹着几株柳
到尽头
突见一山高
流出泉水绿如许
绕石照人
潇潇雨 雾蒙蒙
一线阳光穿云出
愈见娇妍
人间的万象真理
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
真愈觉娇妍

身处岚山，小雨飘飞中，唱诵《雨中岚山》，别有一番诗意在心中升腾，一如岚山缭绕的薄雾。可以肯定，周恩来写《雨中岚山》时不会想到，在他辞世三年之后的1979年，也就是他写下这首诗60年后，由日本友人在和日华人团体，在他喜欢的岚山脚下，共同立下这块象征中日两国人民友情的诗碑。的确，这是很让人感动的一块诗碑，它所承载的不仅是一首诗，不仅是对周恩来本人的崇敬之情，更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对另一个民族的文化的一种很宽广的容纳之量。虽然周恩来诗碑建成之后曾遭日本右翼分子破坏，但此举受到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爱好和平人士的强烈谴责，自此以后没有发生任何针对周恩来诞辰、忌日及诗碑建成日，都会有不少人前来瞻仰拜谒。我们有理由相信，周恩来诗碑一定会永立岚山。在日本历史的黑暗时期，就有日本人竭尽全力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去保护那些来之不易传至日本的外来文化，其中主要是中国文化，使得域外传统文化得以在孤岛延续，使得本不厚实的东瀛文化羽毛渐丰，成了气候。

周恩来诗碑已经成为岚山游览不可或缺的经典。从下火车的广场指示牌，到岚山上的路径，都有去往诗碑的明确行进指向。就在我拜谒诗碑之时，一对来自中国的年轻人气喘吁吁地来到诗碑前，三鞠躬，合影留念。他们的虔诚让我感动。动人的历史是不会因为时光的流逝而失去灿烂光辉的。周恩来、周恩来诗碑，都是闪烁着不朽光辉的历史诗篇，与美丽的岚山同在。

夜色里，告别岚山，拜别周恩来诗碑，与雨同行，真愈觉娇妍。

(本文作者为媒体从业者、知名专栏作者)

有这么一个传闻，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还是小孩的时候，经常去向齐白石请教书法。齐白石不主张临摹字帖，他好几回告诉启功：“字嘛，就那么写去，爱怎么写就怎么写。”这令启功很纳闷：学书法，哪有不临帖的道理呢？

齐白石在幼儿时期就开始了对书法的感知。4岁时，祖父教他识字，当然不是现今流行的电脑印刷的“识字卡”，而是爷爷用毛笔写楷书字，然后教他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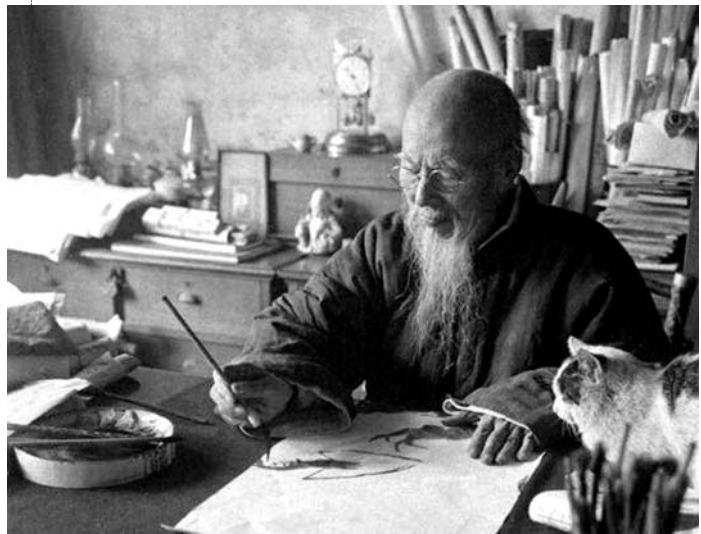
齐白石8岁时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开始用毛笔描红，这岂不是比临帖还更为忠实于范字的学习？在《齐白石自述》这本书中，他说自己的书法启蒙始于“馆阁体”，那可是一笔一画写起来最整齐、最严格的写字训练。27岁时，齐白石见自己的两位老师胡沁园、陈少蕃都是学晚清湖南籍书法家何绍基，于是转而学习“何体”，何绍基书法一临十余年，达到乱真地步。40多岁时，齐白石在北京遇到写魏碑的书法家李筠庵，接受他的建议，改学《爨龙颜碑》。同时，接受教自己写诗的樊樊山先生的建议，学写清代书画家金农的楷书。这样认真的临摹学习在他后来的行书、楷书中都能看得出痕迹。他还学《天发神谶碑》《祀三公山碑》，他后来写篆书和刻印用的书体，就是从这两个碑中学来的。

既然在书法临摹上下过那么多工夫，为什么齐白石说不让学生临帖呢？启功后来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他认为：白石老人教人爱怎么写就怎么写的理论，是老先生自己晚年想要融化从前所学的东西，也可以说是想摆脱从前所学的东西而达到更高境界的创新，这是他内心对自己的希望。启功说：“当他对学生说出时，漏掉了前半。好比一个人消化不佳时，服用药物，帮助消化。但吃得并不甚多甚至还没吃饱的人，随便服用强烈的助消化剂，是会发生营养不良症的。”

与齐白石不让学生临帖的说法相似，宋代的大书法家米芾也有类似的主张，他是在一首诗里写的：“要之皆一戏，不当问拙工。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连字写得好与坏、美与丑都不去管了，只要自己开心就行，这比齐白石更过分。显然，这可不是对书

【文化杂谈】

爱咋写就咋写



法刚起步的朋友们说的。所以，听已经成功的艺术家谈经验，不能只听他的后半话，还得将他没说出来的前半话补全，这样理解才全面，才不会走偏。

齐白石擅长各类书体，成就最高的是篆书，笔画方正直，书风朴实自然。这一路篆书主要就是从前面说到的《天发神谶碑》《祀三公山碑》中变化出来的。他吸取两碑共有的特色，形成自己结体近于方形、用笔方折、行笔急速而不求均衡的书写特点，加上个人深厚的笔力，才创造出自成一格的个人风格。而此前学习这家那家打下的基础，也功不可没。有了这样厚实的用笔和造型的功夫，他在写字和刻印时才能从容自如地添加进自己的想法，大胆进行变化。

说到学习，齐白石涉猎的门类还真不少。咱们“妇孺皆知”的书法和国画在齐老师那里反倒不怎么受待见，他老人家为自己的四项全能排过名次，说是：“诗第一，印第二，书第三，画第四。”他早年在湖南湘潭还拜师傅学过木工活儿，把家具简直做到了艺术品的档次，要不怎么这两年拍卖会上动不动就有他早年做的家具被很多人争着买来收藏呢！

关于收藏，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在齐白石生活在北京的时代，生活远远没有今天这样方便，冬天吃的菜就只有大白菜。一到冬天就有菜贩推着独轮车沿街叫卖大白菜，一车菜最多十块钱。有一天，卖菜车经过齐家门口，齐白石出来向卖菜人说自己的画能值不少钱，愿意画一幅白菜，换他一车白菜。不承想人家卖菜人大冬天走街串巷，冻得又吸鼻涕又生冻疮的，哪有心情欣赏画上的假白菜？以为这老头子拿自己开心，气得扭头推车就走，边走边嘟囔：“这老头儿真没道理，要拿他的假白菜换我的真白菜！”

要是当年那笔买卖做成，齐白石的一幅白菜搁到现在怎么也能换一套楼房了。那个菜贩子的孙子、重孙子八成要悔青了肠子啊。

(本文作者为美术学博士、书法家)

【行走笔记】

雨中拜谒周恩来诗碑

许志杰

本版编辑：孔昕